

《人的夢》之一補夢人

整個下午，他與他等待雷響。

等雷響將兩人貫穿，胸腔打開如同大海。

間歇的只有珊瑚枝狀的閃電，鞭亮了潛伏著暗礁的海岸，一瞬間的銀色大海。

大雨下在遠方的海域，因為嗅到了海風送來的雨點混著淡水的清新氣息。

銀白電光照亮了同梯好友曝曬、海浴了長長一整個夏天之後如同海豚的身軀，緊繃，光滑，跳進滾來的海浪裡時，那弓背繃出的脊骨好像一條鑄鐵，隨即又被吐在沙灘上。同梯如此與大海搏鬥甚久而吁氣，下腹部的性器冷縮一如果核。

他希望握住自己劇烈跳動的心臟，像一隻驚慌而輕狂拍翅的巢鳥。

以為意志控制了它，感覺它遂像是遭焚風收乾的堅硬花苞。

海浪的白沫裏，同梯不動了，多純潔的葬禮啊，他在心裡嘆息。

海上的烏雲就像那些夜晚，同梯睡在他身旁，隨著呼吸而發熱的身軀是白天奔馳過了一個沙漠的一具引擎。

伸手過去，紗窗外墨黑的芒果樹群的葉叢裡有花緩緩開著，累累沈重開著，若有似無的花香穿過腦殼。

海邊其實非常腐臭，堆積著多年無人撿拾的漂流木爛穿了成為洞窟，勾纏著多種塑膠物，死去的招潮蟹仍在等著返回大海。

前一年的秋颶之後曾經沖上大片遭海浪洗淨的豬屍，豬身發酵膨脹，海灘遂成了妓院的午後通鋪，張開的豬嘴似乎集體做著美夢笑開了。

他們的單位銜命坐卡車、戴防毒面具來清理。強風掃淨了的海天一如太古時，紫外線沸騰，大家彎腰嘔吐光了肚裡的早餐，淚眼中看著矮儼老排附上刺刀挺進，俐落戳刺著死豬群，一挑，收刀，再挺刺，老屁股跟著律動。同梯跟進，汗水披掛下兩顆大眼，踢翻一頭豬屍讓牠腹部朝天，膠鞋底蹂躪牠一排乳頭，「做兵三年，母豬賽貂蟬，貂蟬你娘咧。」

海上的天空指甲刮傷般有一弧月影。

他往蔓延著馬鞍藤且紫花盛開的海灘上方跑去。

防毒面罩裡熱氣瀰漫令人窒息，失去知覺之前，他看見同梯一腳踢破豬腹，踩進去，嚇得朝後一顛，不遠處海平線上晃盪著一艘膠筏漁船。眾兵散開，各自擇定一隻豬屍，那臂肌不成比例墳起的瘦小伙夫大叫，割下了一顆豬頭，高高舉起頂在頭上如起乩。

整片泛著清藍光的灘岸，眾兵頭罩黑膠面具如同外星人，濾嘴就像豬鼻，比賽割那些憨笑的豬頭，試圖當球拋，他們沒料到豬頭的重量，甸甸地一滾，靜止了如同佛頭側臥沉睡。那個愛炫耀他偉大男性的老兵掏出來轉圈灑了一大泡尿。另一老兵刺刀指著那個性器根部有刺青的譙，好膽你幹一隻予我看。刺青的應，欲幹就做夥來，一雙對對啦。

海風止息，軟弱地撲上岸的浪沫雪白，無頭豬的下肢交疊，彷彿有著少女矜持的嫵媚。他又看見同梯與一兵抬起豬身，一撕，豬身裂開，一團臟器掉下。他以為最後看見了一個豬頭人身在沙灘上搖晃走著，伙夫兵摘下面罩，三角眼兇光怒放，獠身一躍，一刺刀戳進豬頭的兩眼之間。

他始終不知道是誰在他背部等同心臟處重重一椎，他悶哼一聲，倒栽蔥滾下灘岸，滾進一個噩夢，那剖開的滿滿是美麗白蛆的豬肚等著他滾進去。

終於，雷響了，悶悶的，像極了一個未成形的嘔嚏。

同梯閉目仰躺波浪上彷彿一條銀色魚屍。

在青壯生命最初最好的時光，據說這世界的戰事已經凍結，但他們遇見，因為一道命令徵召他們一起去遠方。

連下了幾天雨，陰潤的大清早，古老慘澹的車站，夜蚊孳生，鐵道後水泥柵欄下遍開著骯髒的變葉木，犁過的水田結了一層厚韌的膜，吸收著所有的光成為一塊幻鏡，讓天地顛倒，最早醒的一批鳥游移其上。弟弟騎機車載他來，霜風撲了兩人罩了一層冰殼，卸下他時，弟弟皴乾的手從口袋摸出一個紅膠袋平安符塞到他手心，講，媽叫你得掛著。

漸漸車站內集結了報到的人，嘴唇為粥氣與漿液糊住，只發得出似乎昆蟲翅膀摩擦與搓手搓腳的聲音。冷空氣裡都是少年男體剛烈的味道。他看見日後是同梯那黑得

釉亮的方臉，兩頰的肌肉倔強。之後緩慢且搖晃的列車上，同梯沉睡得頭倚放他肩上，平穩的呼吸，車窗外向後移動著狹窄的平原、單薄的綠樹，醜怪的廟寺，鐵皮屋頂上陰翳的日光，他心裡啄殼而出一隻新生的獸，在胸腔嚙咬，翻滾，頂撞，讓他痙攣，嘴巴發苦，因而扭曲了窗外流逝的景物。

列車經過小站不停，他聽見尖銳的哨音，長椅上坐著失神的候車者，一瞬間，在另一列靜止的列車濺著銀光的窗玻璃上看見驚惶、瑟縮的自己如同鬼影。肩同上梯的頭好沉重，雖則心裡有著沉甸甸的喜悅。但此後他惑於那樣的故事畫面，遭囚置古井底的鬼物在第一道日光射入時灰飛煙滅。

然而所有的想望與慾念確實唯有在暗夜才能夠如鬼魅叢生，他並不以為恥辱，甚至有所期待，如同草間螢火蟲的冷光。

營區寬闊的草地吸收了一整個暑天的炎陽之氣，他們受令仰躺其上，圍牆外紅色脊土種著低矮作物有某種窸窣，一軍官，深刻如刀疤的法令紋教他們重複直腿挺腰，突發一句驚人之語，有本領給我將天空禽出洞來；巡到同梯旁，突然一手抓住他的胯下一提，同梯悶哼一聲。軍官暴喝，起，挺住。某個週末，突然宣佈放假，匆促的午餐之後，同梯張大嘴要他幫忙夾出喉嚨的一根魚刺，含淚譙，臭腔戾。

寒涼了，晝短夜長，燈光初萌的時刻，整片營區只有黑影，人聲嗡嗡如蠅群，單槓掛著兩條人身，雙腿剪刀鉸著對方的腰，鉸成功的劇烈搖動全身，猿猴腿剪揚起鉗住對方脖子，眾喊，幹下來。敗者下頰跌擊沙堆，一口血沫。

只一盞黃燈泡的粗糙浴室，池底池壁長著青苔的蓄水池，每兩週洗衣兵穿著高筒膠鞋猴蹲水泥池邊，持一支竹竿攪著浸泡的衣褲好像福馬林泡屍池。背後看到老排附兩腿岔開下垂的一累性器晃盪，都驚駭詫笑，他看得清晰的是同梯鼓實臀部有一塊烏青胎記。畫虎卯臭蓋，當年觸犯天條，被太上老君踹下南天門。

那彷彿永遠不會天亮的行軍，因為沒有具體的敵人，因為每人都知那是無謂的兒戲而漸行漸渙散，如同民間故事鴨母王以竹篙驅使的鴨群。遠方矮矮的山脈稜線，山背後的曉雲如螺髻，田地飄著濃重的雞屎味，他相信唯有他一人是喜歡走路的，在這片已無空白、祕境的土地上，只是為了可以親近與緩慢。走在他後面的同梯則敵不過凌晨的睡意屢屢踩上他鞋跟，一踉蹌，額頭撞擊槍管上的準星，一點血跡在稍後初升有著溫暖香氣的太陽照耀下，讓同梯的頭臉像個神偶。

營區大門前的灰白公路，日正當中，毫無遮蔽的路邊杵立著一個光礫頭顱如苦瓜的出家人，不知從何而來的風吹得他一襲海青蓬飄，好像一朵烈焰，也不知他究竟全

心全意在等待一個什麼。

但同理心告訴他，老和尚內心持有某種不可說的信念，枯木待春。

午夜，電話響，弟弟飼養的白鳥並不驚醒來啼叫而是感應般的拍翅，鮮紅的鳥喙神經質的空中點啄著。

屋後露台看下去，一長街夜市夜夜有如一長條燒透的紅炭，蔓延到窗下是一座香火燻得焦黑的福德宮廟，傍廟牆一家牛肉湯攤子，湯頭鮮美，有一日來訪推銷的年輕業務員說，當然好食，就是摻了我公司的化學香料。母親捶著大腿，罪咎看著父親，紅著臉喃言：「夭壽喔。」常常母親拿著一隻白瓷碗去買回來，滿滿一碗端給父親喝得額頭津津生汗。父親只是笑一笑。大姊夫縮著肩剔牙，「謀殺親夫喔。」

同梯在電話裡的呼吸如同風管破了洞，猛然打個酒隔，射擊子彈的力道幹譙，臭膻屎。他將才抽了兩口的菸擰熄在窗台上，牛肉湯攤頭坐滿了一板凳咻咻喝湯的人。臭膻屎。

同梯的妻側躺在沙發的衣服堆上，蜘蛛似的細長手腳；顴骨緋紅，擦了鮮紅指甲油的赤腳踢同梯，喊一聲喂，意思是倒酒；同梯故意斟滿，她一滴不灑潑，一口乾了，舌尖舔了上下唇。妻的酒量非常好，未曾輸過他，婚前兩人喝酒，他舌頭開始漲大時，她扶著他的頭，吸一大嘴再一口一口餵他，她的舌好像蚌足，他心思遁走剩一個寄居蟹空殼。同梯抓一樣小物件丟她，她手一抖，酒液濺了一臉，咯笑著拉出一幅布拭了拭，一伸腳踢得更用力。垃圾諸嫫，臉色豬肝紅的同梯瞪著她譙。

電視螢幕一對男女賣藥兼歌唱，她調大音量，大腿夾緊了一個抱枕，眼光迷濛看著男主持人。

十歲卻已經胸部開始鼓凸、屁股翹圓的女兒睡醒了，臭臉從房間走出來，海狗趴在茶几上，信手抓起花生殼、蜜餞果核丟擲，朗聲，兩個酒鬼，兩個醜鬼，最好一起酒精中毒一起下地獄。你做夢啦，唱歌難聽死了，狗聲乞丐喉，那種爛節目找你去錄影還不是騙你買藥，笨死了，不會播出來的，你等下輩子吧。妻笑吟吟，閃電揚手給了女兒一巴掌，啐，幹你娘。女兒翻落地板，隨即起身，仰著頭，臉頰清楚的紅斑手印；兩腿夾緊慢慢痙攣了，夫妻才聞到一股屎味，女兒一手掏內褲底，接了一掌新鮮的糞一把甩給妻。

妻尖叫，螳螂跳起。女兒用全身力氣也尖叫，高頻率剃刀般割了他耳朵，才咯咯咯一直笑。同梯抿一口酒，笑了。

枯井底仰望那發黧的月亮。他打開後車廂，蜘蛛妻的頭塞在女兒剖開的肚子裡，細長四肢與女兒豐腴手腳捆一捆老榦新枝，平板的胸，乳頭像一粒疣，母女血液凝結成一層膠凍。同梯切下一塊，刀尖挑起給他食。兩人咀嚼著，面如芙蓉。

妻的母親總是纏著花布頭巾，讓顴骨更高聳，一雙大雨後山林泛綠光的眼睛，警犬般嗅遍了房子，立在客廳，與嚼著檳榔的隨侍男弟子交換眼神，然後喃喃著雙手比劃符咒，敵視著同梯說，你真孽。數日後男弟子單獨搬運來一座大石鑿成的盆子，靠牆安裝了小型馬達，務使活水不斷，投注了水萍與大肚金魚。金魚每日一死，浮屍無人收，腐臭一池，子子的培養皿。男弟子再來，平頭卻髮根密如稻秧，濃眉汗濕，撈起魚屍，投入新魚；等到魚全數暴斃，男弟子再來。妻笑如春花，讚他狗公腰喔，仰頭張大嘴，男弟子將一尾金魚投入。兩人出門，水泥地一前一後、一大一小的泥沙腳印，跨騎上機車，妻抱著狗公腰，呼嘯遠去。

一長街夜市的火光熊熊，現在，等待是一頭熊大而且溫暖的獸環抱著他，不似從前快速將心磨成針。直到在窗台捻死一排整齊的菸蒂，他下樓，昏暗街角找到同梯熄火的車子，知道他必然左腳提高踏在儀表板上，椅背放倒躺下但沒睡著。

他指關節敲敲窗玻璃，同梯期待他的眼睛凜然一亮，身軀卻像寒冷海水下的一塊暗礁。

上次同梯來，全家正在轟轟車流聲中晚餐，折射進牆壁上的夕陽一抹胭脂。肩扛一箱進口牛肉，碰的放桌上，解釋是給一個做貿易的朋友捧場，認購了幾箱，開車繞一圈分送親朋好友。打開紙箱，要全家人看那分佈均勻的脂肪像霜淇淋，真嬌。說起那一台不鏽鋼肉片切割機，推送刀刃的聲音爽脆，好像金牌體操少女的俐落動作。

等綠燈時，店招的霓虹燈光瀑將同梯擱在方向盤的雙手染得血紅。

同梯說尾隨到妻娘家，柚木地板一層霧光，倒映屋旁大樹，妻的母親帶他入內室，臉上封了一層蠟，不再招呼他，加入妻與男弟子狗公腰靜坐，各自盤腿一個蒲團上。樹上有鳥生命力強旺的叫著，太強烈的冷氣與薰香令他想要嘔吐，妻換了一身潔白棉衣，兩頰罕見有著經過劇烈運動後的血色，回望他時卻視他有如穢物的無情眼光。數日後，妻回家，又癱躺在沙發的衣服堆上，他聞著一屋腐臭，女兒拿著電話肉顫顫像果凍跑來，歡叫著師兄來電，童音音質如同新紙，邊緣銳利割人。同梯抓起一瓶酒，捶擊妻的頭顱之前，先槓打桌沿。那姿勢有如在強大氣流中俯衝山谷的鷹，不顧一切，以為之後將是無限寬廣。

同梯婚後，兩人斷絕聯絡逾十年。有一年半，他外派去飛航需一日夜、大島城轉機的熱帶海岸城市，管理三四百人的工廠，配有傭人司機，每三個月有一次休假。氣候、植物、地貌與貧窮和三十年前的家鄉相似，同樣的椰子樹與鳳凰木，懶洋洋、昏昏欲睡的漫長下午，但從沒見過如此耽溺今日及時逸樂的人民，對明天絲毫無所謂。一個愛說話的員工告訴他，工人週日的娛樂是集資租個旅館房間擠得滿滿看錄影帶。休假時他常飛去大島城找一位老朋友，公寓大樓如同墳塚，終日自己一人在街上無目的走路，走遍上中下城，走得衣褲汗溼又乾了，樓叢空隙間吹起混著酒味的風，吹起降落的野鴿子。傍晚的蒼黃光照，亮燈前照亮所有牆與窗，一家工藝店舖的門窗全是收納一顆心的小方格；走琴弦大橋，黃昏時在河海邊的高地坐定，眺望對岸狹長的島城末端，心有著一個填補不了的空洞。一次飛機落地，一邊機翼突然冒煙，大家拿著鞋子從機腹逃生門滑梯下去，狂奔一段，喘氣回頭，他看見黑煙裡同梯跑來，他熟悉他頭略微左傾、隱隱一股怒氣的樣子。他覺得自己那心的大洞大風呼呼颳著。

奔跑的時候，時間與風景緩緩逆流，襪子與褲管是野草的倒鉤刺，刺裡藏著種子，他去到那裡就繁衍到那裡。

之後認識了一位來經營農場的同鄉，數次見面源源本本告訴他移民的故事。一個黃昏，與同鄉全家晚餐，地平線開闊，夜晚遲遲不來，歸巢的飛鳥叫得清脆，圍桌的一家人身上有著太陽光的熱力與重量，下一代每個人好健康好無憂無慮，食量大。他既有了個位子，一桌人也當他是親人。暖暖地聯想到古時以糯米、糖、蚌殼粉調和糊石塊而成的牆，正如這樣的家。他動心了，就留下吧，這是南方家鄉的複製，而因為距離遙遠更臻完美，他可以在這裡創造一個家，同鄉必定奧援他，生養兒女，繁殖眾多。

椰子樹上的鳥噪叫醒他，看著自己胯下奮起如金字塔，單純是生理反應，一下子就消失。他努力地想，想不出有驅力使他再奮起。完全沒有。

他返家，家兩旁的大路進行漫長的施工，季風颳起沙塵遮蔽了日頭。弟弟在某一天下午，幫白鳥連同鳥籠清洗乾淨，沖淨了蘭花葉子，浴後好心情因而甜蜜啁啾的鳥鳴聲中，弟弟穿著白色內衣、拖鞋走進如同蚊帳的沙塵裡給吞噬不見。

大路施工結束，季風轉向，陰溝邊的小紫花盛開；陰曆十六，福德宮廟飛簷上有月亮，收音機播放尺八吹奏的音樂；晚飯時兩張白鐵皮桌面合併，留給弟弟的位子空著。疾駛過的車輛掀起氣流震動了鋁門，母親抬頭一望，期望是弟弟進門。父親要他上樓去看看弟婦。房間冷氣很強，她彷彿從灰燼裡艱難起身，乾澀喊一聲大伯。感覺她又臃腫了一圈。他帶她下樓，母親將筍湯又熱了，她咕嚕喝下。姊夫說，有聲表示好食，毋知有摻化學香料無？大姐斥，烏白講。弟婦單獨告訴他，幾天前弟弟來託夢，「死了才叫託夢。」他反駁，拒絕問她夢的內容。

他們新婚時，弟弟羞赧抱怨，新娘打鼾，害他睡不著，翻身時一條大腿壓他腹肚，重得他未得喘氣。他惆悵想到同梯一樣的习惯，身體與跨過來的腿成為一個 h，他規矩睡直，兩人便成為 H，那均勻鼻息讓他從騷亂滑向安穩的睡眠。

父親笑笑接口說起婚前少年時去東部的一個漁港工作，六個人睡一個通舖，齁齁叫像彈雷公，感覺像暈在天頂。

他帶弟婦到那漁港已是接近黃昏，她下身燈籠褲涼鞋，離開了家就顯露了精神，逗著港口海產店門前一隻白鸚鵡玩，鸚鵡也應她，聒聒喊出你好你好，她開心笑了。陌生人一定視兩人為夫妻。漁港沒落很久了，港灣瞌睡著幾艘漁船，一條塑膠繩晾著發著餿味的衫褲，山丘上有座油漆鮮亮的寺廟。父親說過那廟，依父親寡言的习惯，他忖度是要他去看看，他要弟婦等著，自己走上去表示心意到了，供桌前的拜墊塑膠皮裂了，香火味令他頭暈，廟前呆坐一個老人牙齒掉光了。哪來的神？他仍然代父親投了兩張紙鈔進功德箱。往回走，弟婦在帆布篷下吃一碗澆著豔紅糖漿的鏗冰。他想到了兄終弟及。

很快找到父親說的魚工廠，成了廢棄鬼屋，牆壁爛穿，鐵管鏽洞，唯獨製冰廠還在，只一工人穿著高筒膠鞋持長鐵鉤鉤著長方冰塊寂寞地拖滑著。他確定弟弟不在這裡。確定的是父親提過旁邊的雜貨店，當年頭家女兒與母親有淡薄像，果然有一個頭臉輪廓與母親彷彿的老婦。夜暗前離去，唯一聯外道路也是隘口，乾旱土丘上直立著幾莖單薄的紫紅小花，父親說過當年每天行這條路往返，一人在太大的天空下行走，颱風天看見海湧潑上半空。他回望蒼茫中的漁港，寥落的人影，有一個瘦高的似乎接收到他的頻率與他對望，有一剎那他想鎖住那鹹腥味的人影奔回去看清楚。但他知道那是自己的幻覺作祟。